

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言摘登

于真诚、善意与审美中抵达童心

□周敏



“真诚”的立场、“善意”的内核与“审美”的追求是我参与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三个精神坐标。

“真诚”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。新时代儿童文学观的最大突破在于其题材的丰富与表达的开放。这就要求作家主动潜入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我一直对传统文化和文博行业感兴趣，机缘巧合下，我奔赴三星堆遗址深入生活一年之久。在那里，我见证了很多文物被发掘和修复的过程，心里久久地被触动。

有一天，我在祭祀坑边看考古队员发掘“填土”时，突然想起了母亲总爱对我说的话：“好好读书，长大了要成器。”在“深扎”的那些日子，我萌生了为小朋友创作一本关于三星堆主题的童话的想法。当“成器”这个词浮现在脑海，创作之门仿佛被打开，灵感突然启动了……

“有一团叫堆堆的泥巴，它来自古蜀国，它梦想着自己能‘成器’。”就这样，器成千年的故事渐渐有了框架，小泥巴堆堆穿越三千年的成器之梦，让三星堆的故事慢慢展开。

《器成千年》和我之前的作品不一样，它是一部将个体梦想与中华文明相交织的童话。三

广阔的生活现场，捕捉丰富童年生活中蕴含的情感气象与时代精神。二要有贴近性原则，这是实现“真诚”的必经之路。在创作成长小说的过程中，我先后尝试贴近地域、年龄、生活、文化等不同类型创作，同时着力塑造角色的复杂性与世界的真实性，警惕廉价的即时满足。三要坦然面对代际局限与认知鸿沟。在创作中，我坚持让主人公向小读者敞开心扉，暴露自我，倾诉难言的苦恼和困惑，邀请小读者在情节留白处埋下自主想象和探索的种子，待其在岁月的浇灌下悄然生根、破土成荫。

金波先生曾说，写作要“笔下常带感情，纸上

铺满阳光”，儿童文学创作要始终保有善意。传统儿童文学创作的善意像精心修剪的盆景，试图将儿童塑造为理想的模样；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善意是一片辽阔而丰饶的栖息地，它教会孩子如何与光影共处，更赋予他们搏击风浪的勇气与智慧。近年来，我先后创作多部幻想类小说，字里行间始终充满善意，包容成长中不可避免的试错与阵痛。我坚信善意是“民胞物与”的胸怀，它会在一草一木、一鸟一兽的故事里，悄然播下命运与共的种子，将个体与宏大世界相连，培养下一代的同理心、责任感与格局观。

“审美”是赋予作品永恒生命力的灵魂所

书写有中国气质的童年

□李姗姗



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中神秘、独特、辉煌的青铜文明和陶器文化，展现了古蜀国的智慧与创造力。书中通过对古蜀国祭祀、作坊、器物制作等场景的描写，将三星堆文化具象化、生活化，让厚重的文明更灵动。

《器成千年》用一个童话小人物的追梦故事，映照中华文明的博大与恒久。堆堆的“成器”之路，不只是泥巴变器物的物理转变，更是文化认同、历史传承与精神成长的象征。

“赓续中华文脉”，靠的不只是考古发掘、博物馆展览，也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“创造性

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，或许儿童文学将成为这场转化中温柔又有力的一环。

今天，我们谈到“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”。我想，“高质量”是“有文化根脉的想象力”，是“有中国气质的童年表达”。这是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写作者的时代使命。

记得《器成千年》完稿时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写了一团泥巴的成器，其实也写下自己的梦想——那个曾经被焦虑烘烤、被孤独塑形、向往被文字赋予一缕微光的大孩子。

成器，是一个孩子的成长，是生命被时间塑

在。儿童文学创作只有在小读者心中播下发现美、感知美的种子，才能最终完成从情感共鸣到精神升华的深刻抵达。新时代背景下，我深刻感受到儿童文学正经历的巨大变革：主题创作注重童年本位视角，通过“水滴折射阳光”式叙述策略，将宏大的时代叙事与童年生命个体之间完成有机的、审美的、情感的对接；新大众文艺不断重塑创作与传播生态，养成新一代儿童的数字化阅读习惯；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正在重构故事的讲述方式与传播路径。这三股力量共同推动儿童文学从内容到形式、从创作到传播的全面创新，开创着儿童文学的新境界。

以上三个关键词具有同一个“逻辑起点”——把心交给小读者。

（作者系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、北京作协副主席）



童诗很小又很大

□童子

创作《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》这部作品时，我恰好经历着一段关于生命与时间的思考期。

生命的意义，时间与爱，以往是片段式地出现在我的童诗里。但这次，我想通过它们表达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尤其在写作手法上，要用新的方式表达自我价值、他人价值和世界价值的思考。

和小说家创作长篇小说一样，这组主题童诗的创作，我也经历了从积累到动笔，每天寻找灵感和构思的过程。我想到了人生的两端，孩子缺乏话语权，老人容易被忽视，但他们对这个世界如此重要，我们需要从孩子身上看到未来的力量，从老人身上看到生活的智慧，这些都是人类的财富。

童诗的领域有禁忌吗？成人眼里看来沉重的、黑暗的主题，孩子的世界里真的不存在吗？许多优秀的儿童小说为孩子解释世界的复杂与多样，童诗也可以做到。童诗可以表达任何话题，呈现各种事物。

于是在这组作品中，我尽量多方面呈现和这个主题构思有关的内容，轻盈与沉稳交错，欢快与严肃并存。抒情在这组作品中不再重要，思考和哲理占了上风。热爱生命，珍惜生命，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，成了贯穿其中的线索。

这也是我的一次转型，从偏唯美、童真、纯净的抒情与活泼有趣的想象，转向对现实场景的刻画与关怀。我自己的童年经历，我对所有儿童的关爱，这一次都有了更直接的表现。那些老人们，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，我曾经观察留意过的一些老人，他们也出现在我的诗里。而我更在意的那群人——心怀家国的英雄们，他们给了我人生价值的回答，我用一些篇幅表达了对他们无尽的敬意。

这组诗作里，“漫无边际”的是孩子式的思考，“沉郁内敛”的是老人式的思考。一会儿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，一会儿用老人的眼光看人间。我慢慢发现这两者在对人生的态度上有许多共通之处，这也是这次创作带给我的最大收获，我更加理解他们了，或者说，让我自己再次通过写作成长了。

童诗能否直接描述孩子身边的现实，同时对少儿来说又具有极大的可读性？我想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，让自己在以后的创作中更为从容，突破从前的写作习惯，进入更新的创作阶段。

童诗很小，处于文学的边缘，经常被忽视。它也很大，是我们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（作者系《十月少年文学》杂志社编辑）

保留一片浩瀚无垠的星空

□贾煜



当下的儿童生长在信息爆炸、人工智能初显身手的时代，属于“数字原住民”一代。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延伸至浩瀚的宇宙、深邃的微观世界、机器人的情感、虚拟与现实的边界。他们需要的儿童文学，尤其是科幻作品，应该是想象

力与科学性交融、人文关怀与未来视野并存、契合童心且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。

科幻具有打破常规、探索未知的特性。它可以带领孩子们穿越时空，探访地心、深海、外星球；可以让他们与AI交友，与基因编辑生物对话；可以构想出各种奇妙的未来城市、生态系统。题材的丰富性能够有效打破儿童文学创作中可能存在的同质化、模式化倾向，极大地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。

一部好的科幻儿童文学作品，往往巧妙地融合了天文、物理、生物、计算机、社会学、伦理

学等多学科知识。优秀的科幻作品可以通过故事，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辨能力，如春风化雨般在读者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，点亮他们探索未知的勇气与热忱。

科幻不仅是关于未来的技术预言，更是关于人类在变化中的处境、选择和价值的深刻探讨。我们需要引导小读者思考：在强大的科技面前，人类如何与自然、与科技、与不同的文明和谐共处？以适合孩子理解的方式，将这些“未来课题”提前呈现在他们面前，引导他们思考解决方案，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。

科幻题材本身对叙事方式、视觉呈现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这要求作者深入理解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特点、情感需求和审美趣味，主动贴近现在孩子们的言、思维与情感世界，以孩子们容易理解和喜爱的方式，呈现趣味盎然的故事。故事又可以与绘本、漫画、有声剧，乃至VR技术紧密结合，创造出互动性强的阅读体验，吸引更多孩子爱上阅读，感受文学与科技结合的魅力。

科幻文学自晚清发展至今，绵延百年，其发展轨迹中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被归入儿童文学的范畴。这一特殊的身份定位，使其天然承载了儿童文学的部分使命与特质。它将儿童文学中对世界未知的好奇、对正义与美好的信念，沉淀为一种深刻的精神底色。科幻文学独有的温度与光芒，永远为孩子们梦想保留了浩瀚无垠的星空。（作者系作家、四川省地质局宣传处副处长）

在方寸之间，为童心开窍

□弯弯

图画书是儿童文学领域一个非常特殊的体裁。它并非文字与图画的简单叠加，而是二者相互依存、共同叙事的“二重奏”。它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，为孩子构建起一个完整而丰盈的感知世界。

图画书是儿童情绪的“镜像”与“容器”，它尊重并疏导着孩子细腻的情感世界。我最早的一本图画书《黑毛走丢了》，其核心便是一个关于“分离焦虑”的情绪故事。在创作时，我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讲一个“寻找”的故事，更是如何用图画书的特有方式，将孩子在这种情境下可能感受到的恐惧、无助、勇敢和喜悦真切地具象化。这让我认识到，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，或许第一步就是尊重——尊重孩子每一个情绪，不因其“小”而轻视，不因其“稚”而敷衍。我们不回避、不简化孩子的任何情绪，陪伴小读者经历并消化他们成长中必经的情感波动。

图画书是文化传承的“桥梁”，连接孩子的当下与民族的过往。在《回乡下》这本书中，我试图处理的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，孩子与乡土、家族之间渐行渐远的情感联结，将“死亡”“乡愁”“传承”这些抽象的概念，转化为孩子可以直观感受的温暖意象。我相信图画书在文化传承上有着独特的温柔的力量。它邀请孩子走进一幅画、一个故事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完成一次文化的寻根。高质量发展，意味着我们要创造能沉淀为童年记忆底色的、有文化厚度和情感温度的作品。

《妈妈的剪影》这本书，我试图探讨几个概念：家庭、传统与爱。关于“家庭”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词。在书中，它藏在像缝纫机这样具体的事物里——妈妈用它为我做漂亮裙子，把旧窗帘改成抱枕。“嗒嗒嗒”的声音里，藏着“为家人动手付出”的温暖，也藏着“把普通日子过亮”的智慧。关于“传统”，书里除了缝纫机，还有琵琶、刺绣、蜂窝煤等老物件。我希望借这个叙事将老物件所承载的历史厚度、情感温度与文化深度传递给小读者。而这一切的基石，是关于“爱”的表达。在为爱的人付出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爱好和梦想。妈妈在操劳的间隙，点亮属于自己的那盏精神之灯，这份姿态本身，就是对孩子关于“如何爱自己”这个问题最生动的教育。（作者系儿童绘本作家）



我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家。写实与现实并不是一码事，现实主义写作要求作者除了用写实描述生活外，还要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成因反映出来，而非仅仅停留在浅表层地讲故事。

我写少年小说主要分两条线，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或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的、以少年视角看世界的小说，写不同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成长，如《守护神》；二是写现代青少年在成长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

我的一些作品，曾有人提出，是不是孩子读着吃力？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但我觉得，儿童文学从业者不要低估儿童的理解能力和阅读学习的潜力，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，给孩子的阅读设置一点障碍。时代变了，我们也应该变，变才有出路。

建造孩子们的“心灵成长花园”

□吴浩

我从事童书编辑工作已经十余年，自我定位是一个天和文字、图画，还有作家、孩子们打交道的“手艺人”。在我看来，实现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，关键要回归儿童文学本源，守正创新，用“心”去做书。

新时代的儿童文学早已超越了“王子与公主”的童话或单纯的校园故事，编辑需要敏锐地捕捉并引导内容的多元化。“向内”深度探索，更加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、情绪管理与自我认同。《白夜梦想家》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。“向外”拓宽视野，人工智能、太空探索、虚拟现实等将成为常态主题。在社会议题的切入方面，儿童文学作品不能生硬说教，而要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命运，在孩子心中播下思考的种子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，不应局限于神话传说和

塑造真实鲜活的儿童形象

□王璐琪



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时常接触全国各地的儿童，从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到相对落后地区的学校。与他们相处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无比渴望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真实的儿童形象，即活生生的儿童形象，而非一种表演，也非一种自恋式的童年个人体验表达，更非作家乌托邦式的想象。现实题材儿童小说要反映现实，作家需要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敢于直面现实的态度。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受人尊重，正是因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与责任、托举与热心。我们不能只在自己熟

悉的环境里写作，应该到基层看一看广阔的生活。真善美这些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书写的命题，不是突兀存在的，只有在生活和细节之中才越显出璀璨光芒。

15年前与我一同写作的文学青年们大部分已转行。在我这个年纪，苏童已完成了他的《妻妾成群》，余华已写出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文学传承其实也是个重要命题，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，而传承后怎么在原有基础上创新？又该如何留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特质，而不是只在前辈们创造出的长河中做稍纵即逝的涟漪？这都是我在思考的问题。（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）

事，润物细无声般向孩子们传递了“接纳自我、勇敢追梦”“珍爱友谊、珍视亲情”等价值观。用故事讲道理，这就是文学的力量，它不声张，却最有力量。

一本好书，文字和图画要像一对默契的知音。孩子是天生的“读图专家”。作为编辑，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当好文字和图画的“红娘”，吃透文字的灵感，然后找到最能诠释它的画面。《白夜梦想家》在制作插画过程中，我与作者、插画师反复沟通。比如封面，在一栋房子里，只有梦想家的房间是彩色的，其他窗户里都是灰黑色，色彩的对比把梦里梦外的世界呈现出来，非常符合文本的内容和气质。

一本好书，应是孩子的“心灵成长花园”，通过故事与角色，为他们提供情感的容器与自我的镜像，传递情绪的疗愈、同理心的滋养与人格的力量。（作者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高级策划编辑、《白夜梦想家》责任编辑之一）

